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1029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49

從“一 - 量”重疊的同形異構現象看漢語名詞短語內兩類定語的範疇對立

郝　琦

首都師範大學

提要

本文從“一 - 量”重疊的同形異構現象出發，分析漢語名詞短語中的兩類定語——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的不同句法表現和語義屬性。漢語中的“一 - 量”重疊是歧義格式，可表達個體接續意義（微風吹落一片一片的樹葉）和形態描摹意義（小張只吃一片一片的魚肉），在這兩種意義下該格式表現出一系列句法差異。本文基於這些句法差異，論證個體接續義的“一量一量 a”與數量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構造相同，該格式可進一步緊縮為“一量量”和“量量”，而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 b”是數量短語“一 - 量”經 ABAB 式重疊派生出的狀態詞。這一同形異構現象反映出名詞短語結構中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的範疇對立：作為數量定語的“一量一量 a”表達事物的總體性質（單調維度性質），句法上位於名詞的內論元位置；而作為屬性定語的“一量一量 b”表達事物的個體性質（非單調維度性質），句法上位於名詞的附接語位置。本文的分析也能夠幫助解決量詞重疊現象的派生來源問題。

關鍵詞

“一 - 量”重疊，量詞重疊，同形異構，數量定語，屬性定語

© 2026 郝琦。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緣起：一個典型的二語習得偏誤實例引發的問題

筆者關注現代漢語中的“一 - 量”重疊問題，起因是在短視頻平臺上看到一個十分有趣的二語偏誤實例。這一偏誤例來自短視頻博主“我是郭傑瑞”，其作品主題是介紹中美等國生活文化、對比中美差異。博主 2022 年 2 月 24 日在微博平臺發佈短視頻作品“亞洲鯉魚氾濫逼瘋美國人”，[1] 主要內容是：為緩解美國當地河流中的鯉魚氾濫，由中國人開設的鯉魚製品加工廠製作若干產品推向美國市場。以下是這一短視頻作品中的真實對話片段：

(1) 郭傑瑞：　（拿著刮魚鱗的工具）（這是）中國來的禮物……
工廠廠主：　刮魚鱗的。
郭傑瑞：　對。
工廠廠主：　我們也用這個，差不多。
郭傑瑞：　這個我從來沒用過。哇，它真的好用！我們的超市沒有這個，因為美國人只吃一塊一塊魚，不吃這個一條魚。

以上語篇中的劃線句不合語法，正確的表達應為“美國人只吃一塊一塊的魚，不吃一條一條的魚 / 整條的魚。”從表面來看，造成偏誤的原因是“一 - 量”重疊格式“一塊一塊”之後缺失“的”字。然而，“一 - 量”重疊格式並非不能直接與名詞組合，以下是二者之間不出現“的”字的真實語料：

(2) a. 負的電流體是由微粒構成的，正好像海灘是由沙粒構成或者房子是由一塊一塊磚砌成的一樣。（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2] 下文簡稱 CCL）
b. 確實，荒漠的地方，杳無人煙，而一塊一塊綠洲，卻是令人驚奇的“人間樂園”。（北京語言大學 BCC 語料庫，[3] 下文簡稱 BCC）

那麼，如何分析語篇（1）中劃線句的癥結所在？我們認為，這裡出現偏誤的深層原因是，“一量一量的名”這一格式是歧義格式，其中的“的”字只在一種意義下可以刪除。該格式的歧義性可示例如下：

(3) a. 秋天到了，走在街上，看到微風吹落一片一片的樹葉。
b. 小張只吃一片一片的魚肉，從不吃整條的魚。

1　視頻鏈接：https://weibo.com/5626136031/LgVX3E4NI。
2　網址：https://cclcorpus.pku.edu.cn/。
3　網址：https://bcc.blcu.edu.cn/。

例（3a）中“一片一片”表達的是數量意義，“一片一片的樹葉”猶言“一片又一片的樹葉、一片接著一片的樹葉”，這是通過描寫事物個體接續出現的狀態反映個體數量之多，本文將這一意義稱為“個體接續解讀”；例（3b）表達的是屬性意義，“一片一片的魚肉”是與“整條的魚”相對而言的，重疊形式“一片一片”通過描摹事物的存在形態對中心語名詞進行限定性修飾，本文將這一意義稱為“形態描摹解讀”。在個體接續解讀下，“一量一量的名”中的“的”字可以刪除（微風吹落一片一片樹葉，亦見例（2）中的真實語料[4]）；相反，在形態描摹解讀下，“的”字不能刪除（* 小張只吃一片一片魚肉）。語篇（1）中的劃線句正是“一量一量的名”取形態描摹解讀的情況，因此這裡“的”字不出現是不合語法的。

實際上，“一量一量的名”的以上兩種解讀對應著一系列句法表現差異。本文將系統性地揭示這些差異，並且論證，“一量一量”這一格式表現出同形異構現象：取個體接續解讀的“一量一量 a”與數量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構造相同（因此是一種偽重疊），該格式可進一步緊縮為“一量量”和“量量”兩種形式（宋玉柱 1981a）；取形態描摹解讀的“一量一量 b”是數量短語“一 - 量”經 ABAB 式重疊而派生出的狀態詞（因此是真正的重疊）。這一同形異構現象反映出名詞短語結構中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的對立：作為數量定語的“一量一量 a”表達事物的總體性質，而作為屬性定語的“一量一量 b”表達事物的個體性質，這兩種定語在不同的句法層次上實現不同的語義功能。因此，“一量一量”的歧義性對於分析漢語名詞短語內不同性質的定中關係有重要意義。本文的分析也能夠幫助解決量詞重疊現象的派生來源問題。

2. 前人研究述評

對於與量詞相關的重疊問題，目前學界關注的焦點在量詞自身的重疊上（宋玉柱 1981b；郭繼懋 1999；Zhang 2013；隋娜、胡建華 2017；等等，本文將在第 6 節討論量詞重疊問題），專文討論“一 - 量”重疊的研究較少。系統討論這一問題的是宋玉柱（1981a），該研究的核心觀點可以總結為以下兩點：

第一，“一量一量”格式簡縮自“一量又一量”，並且可以進一步簡縮為“一量量”，這三種語法形式具有近似的語法分佈和平行的語法意義；“一量量”在主語、

---

[4] 一位匿名審稿人指出，“的”字省略的句子都有較強的文學性語體特徵，而出現“的”字的句子則傾向於用在口語交際中。筆者贊同這一判斷。這一語體分佈差異，或許與語體對韻律構造的選擇有關：漢語正式語體偏好“[σσ][σσ]”這樣的左右平衡的複合音步（馮勝利 2010；劉麗媛 2024），如“消極怠工、進行改寫”；而“[一量][一量]”的音步模式正好符合平衡複合的特點（相反“[一量][一量的]”左右不平衡）。此外，數量定語後的“的”通常具有主觀性色彩（車飛、宗守雲 2026），這或許也造成帶“的”的格式傾向於出現在非正式語體。重要的是，形態描摹解讀下的“的”在任何語體下都不可刪除，說明這兩種解讀的句法表現對立是成立的。

謂語和狀語位置上還可以進一步簡縮為“量量”，也能表達平行的語法意義。這四者之間表義的平行性，宋文以量詞“陣”為例展示如下：

(4) a. 爺爺一直沒有作聲，他臉上掠過一陣又一陣的陰雲，他的心裡正翻騰著一場急風暴雨。（黎汝清《海島女民兵》）（宋玉柱 1981a: 14）
b. 一陣一陣咕咕的機關槍聲，有時被風吹斷，有時候又被風吹送過來。（管樺《三支火把》）（宋玉柱 1981a: 14）
c. 燥熱的風夾著砂礫，在無邊無際的戈壁灘上橫衝直撞，卷來一陣陣炙人的熱浪。（袁鷹《戈壁水流長》）（宋玉柱 1981a: 15）
d. 這天，從早晨起來就刮大風。陣陣的白沙，打著人們的臉，……（孫犁《風雲初記》）（宋玉柱 1981a: 15）

(5) 例（4）中四種語法形式之間的派生關係
一陣又一陣 ↔ 一陣一陣 ↔ 一陣陣 ↔ 陣陣

第二，以上四種格式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表達的意義也不盡相同。具體來說，在主語位置表達“每一”的意義：

(6) a. 隔著窗戶上的玻璃，能看到院子的木頭垛，一根根又粗又直好質量。（浩然《金光大道》）（宋玉柱 1981a: 2）
b. 雲嬌也笑了，擺著雙手說：“俗話是俗話，我人兒不巧，生下來的小子，可一個一個是傻子。”（李滿天《水向東流》）（宋玉柱 1981a: 4）

宋文指出，以上兩例中，“一根根”相當於“每一根”，“一個一個”相當於“每一個”。

在謂語、賓語、補語、定語四個位置上表達“多”的意義：

(7) a. 謂語：從此，從壩橋來的楊柳，在天南地北生根發芽，一行又一行，一片又一片。（袁鷹《風帆》）（宋玉柱 1981a: 10）
b. 賓語：在一條條大路上，運送糞肥的膠輪馬車，連成一串串，揚著黃霧，搖著車鈴。（林青《大豆搖鈴的時節》）（宋玉柱 1981a: 8）
c. 補語：河灘上的雪，被大風卷絞得一坨一坨的。（梁斌《紅旗譜》）[5]（宋玉柱 1981a: 8）

[5] 這一例其實是“形態描摹”解讀。實際上，只有表達形態描摹意義的“一 - 量”重疊格式才能作補語。

d. 定語：我們把楊嫂叫到屋裡來，指給她看一堆一堆深紫色的桑葚，她總是做出驚喜的樣子說：“這樣多，這樣好！”（巴金《楊嫂》）（宋玉柱 1981a: 5）

宋文認為，以上各例中，“一 - 量”重疊及其派生格式表達的都是“多”的意義，例如，（7d）中“這樣多”呼應前文的“一堆一堆”，說明該格式表達數量之“多”。

在狀語位置上表達“逐一”（例（8））或“聯綿”（例（9））：

(8) a. 不管有多少沙山，我們總有一天把它們一個個吃掉。（《光明日報》1973 年）（宋玉柱 1981a: 3）
b.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宋玉柱 1981a: 5）
c. 他一口又一口地咽著唾沫水，潤濕著乾枯的喉嚨。（柳青《創業史》）（宋玉柱 1981a: 10）

(9) a. 雪花，一團團地往下落。（浩然《珍珠》）（宋玉柱 1981a: 13）
b. 秧苗出息得一片翠綠、蔥茂、可愛，綠茸茸的毯子一樣，一塊一塊鋪在秧床上。（柳青《創業史》）（宋玉柱 1981a: 13）

宋文將“聯綿”定義為個體“接連不斷”，“包括橫的（空間上的）接連不斷和縱的（時間上的）接連不斷”（宋玉柱 1981a: 13）；依我們的理解，“逐一”和“聯綿”的差異在於，前者表達個體前後相繼但在時間和空間上不重疊，後者表達個體接連不斷且同時同地可出現多個個體。

我們認為，宋玉柱先生的研究準確地揭示出了“一 - 量”重疊格式“一量一量”與“一量又一量”“一量量”“量量”等格式之間的派生關係，並且細緻、準確地歸納出了四者在不同句法位置上所實現的多種具體意義，對數量格式的重疊問題有重要的理論啟發意義。然而，這一研究沒有關注到以下重要問題：

（一）沒有揭示出“每一、多、逐一、聯綿”等具體意義背後的格式核心義。我們認為，對於宋文談及的各類用法來說，“一 - 量”重疊格式的核心義歸納為“個體接續”更為合適，“每一、多、逐一、聯綿”等意義都是基於這一核心義產生的（亦見郭繼懋 1999）。其中，“每一”的意義來源於主語位置上名詞的周延解讀傾向，漢語中平行的現象是，光桿名詞出現在主語位置上時一般取周延解讀，而在賓語位置上沒有這一解讀傾向，例如：

(10) a. 蘋果我吃了。
b. 我吃了蘋果。

對於例（10b）來說，只要說話人吃了任意量的蘋果，該句就為真；然而，例（10a）傾向於解讀為說話人吃了語境中的所有蘋果。我們認為，上文例（6）中“一根根”“一個一個”的“每一”解讀，也來源於主語位置所帶來的周延解讀傾向，而非“一 - 量”重疊格式自身的意義。實際上，當“一 - 量”重疊格式及其派生格式作定語時，如果定中結構整體位於主語位置，有時也能帶來“每一”解讀，如：

(11) a. 幹警把張宗玲帶到他住的宿舍，讓他把自己的鎖全部打開，一把把鎖很順利地被打開了，……（CCL）
b. 從此，石門一屆一屆的領導班子“咬定柑桔不放鬆”，開展大規模的丘崗地開發。（CCL）

例（11）中的現象說明，“一 - 量”重疊格式的“每一”解讀不是格式自身的意義，而是漢語中主語論元的普遍解讀傾向。

其次，“多”的意義實際上是個體接續的伴隨義，因為個體一個接一個出現的場景，暗含著個體數量多這一信息。宋文認為這一意義在謂語、賓語、補語、定語四個位置上出現，實際上，“一 - 量”重疊格式用於主語（見例（6））和狀語（見例（8）、例（9））位置上時，我們也能體會到事物個體數量多的意義。

此外，狀語位置上的“聯綿”和“逐一”是個體接續的兩種具體實現方式：“一 - 量”重疊格式所表達的個體接續意義本身不要求這種接續狀態出現在同一時空下，因此，這一意義所描述的場景既可以是多個個體同時同地出現的“聯綿”狀態，也可以是個體前後獨立出現的“逐一”狀態。實際上，在狀語外的其他句法位置，“一 - 量”重疊及其派生格式所描繪的場景也有“聯綿”和“逐一”兩種可能性。例如：

(12) a. 定語位置上的聯綿：歌者說，孩子的淚水不丟人。我回答，可剛剛流下我的面頰，就變成了一顆又一顆的冰珠了。（CCL）
b. 定語位置上的逐一：她用暮年之餘熱，溫暖著一顆又一顆孤寂的心靈。（CCL）

綜上，“一 - 量”重疊格式的核心義（之一）是個體接續意義，“多”的意義是該意義的伴隨義，“聯綿”和“逐一”意義是該意義兼容的兩種場景，“每一”的意義則是該意義與主語位置互動產生的綜合義。[6]

---

[6] 核心義指的是特定語法形式的不同用法之間所共用的意義，即語法形式自身的意義；綜合義指的是語法形式的核心義與語法形式所處環境互動產生的整體意義。相關討論可參吳芸莉（2018）、郭銳（2022）。

（二）沒有揭示出“一 - 量”重疊格式中蘊藏的最重要的意義對立——個體接續義和形態描摹義的對立。實際上，對於後一種意義來說，“一量一量”不能替換為“一量又一量”“一量量”“量量”等格式（見第 3 節）。這就意味著，此時“一量一量”另有其派生來源。由於沒有揭示出這一對立，我們就難以按照宋文的思路對一些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例如，宋文發現“一量量”不能充當補語，但並未做出具體解釋；實際上，這是因為“一量量”格式只編碼個體接續意義，而補語位置只兼容形態描摹意義的狀態詞。

因此，下文將在宋玉柱（1981a）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個體接續解讀和形態描摹解讀下“一 - 量”重疊格式的句法表現和派生來源的差異，以期揭示該格式中蘊藏的同形異構現象。

3. 個體接續解讀和形態描摹解讀對應的六項句法表現差異

本節選取“一量一量的名”格式為基點進行討論。這是因為，這一格式既能表達個體接續義，也能表達形態描摹義，是典型的同形異構格式。重複反映其歧義性的例（3）如下：

(3') a. 秋天到了，走在街上，看到微風吹落一片一片的樹葉。（個體接續解讀）
b. 小張只吃一片一片的魚肉，從不吃整條的魚。（形態描摹解讀）

我們發現，在以上兩種解讀下，“一量一量的名”格式至少有六項句法差異：

差異一：重疊項之間能否插入副詞“又”。在個體接續解讀下，兩個“一 - 量”之間可以插入副詞“又”（微風吹落一片又一片的樹葉）；而在形態描摹解讀下，該格式中不能插入“又”（* 小張只吃一片又一片的魚肉）。

差異二：第二個重疊項中的“一”能否刪除。只有在個體接續解讀下，“一量一量的名”可以刪除第二個“一”從而緊縮為“一量量的名”（微風吹落一片片的樹葉）；形態描摹解讀下該格式不能做這樣的緊縮（如：? 小張只吃一片片的魚肉[7]）。

差異三：“的”字能否刪除。“一量一量的名”中的“的”字，在該格式取個體接續解讀時可以刪除（微風吹落一片一片樹葉），[8] 但是在形態描摹解讀下不能刪除

---

7 筆者調查發現，存在一部分普通話母語者能夠接受這一表達，為謹慎起見，這裡用“?”標識合法度。這類母語者多來自冀魯官話區和東北官話區，因此這一語感分歧或許反映了方言間的差異，有待未來研究。

8 這種格式限於文學性語體，見腳注 2 的說明。

（* 小張只吃一片一片魚肉）。本文第 1 節介紹的偏誤實例，反映的就是“一量一量名”格式無法獲得形態描摹解讀的事實。

通過差異一、二可知，“一量又一量的名”“一量量的名”兩種格式只能取得個體接續解讀；同樣，這兩種格式中的“的”字也可以刪除（微風吹落一片又一片樹葉 / 一片片樹葉）。

差異四：數詞是否限於“一”。我們發現，對於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一量的名”來說，其中的數詞“一”是固定不變的，不能替換為其他數詞，“微風吹落兩片兩片的樹葉”只能強迫得到非常不自然的形態描摹解讀。差異三揭示出刪除了“的”字的“一量一量名”格式只能取個體接續解讀，因此該格式更適於展示其中的數詞限於“一”這一事實：“微風吹落兩片兩片樹葉”顯然不合語法。

與之對立，表達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其中的“一”可以替換為其他數詞。以下是我們在真實文本語料中找到的數詞不為“一”的例子：[9]

(13) a. 當你走進呼家堡的時候，你會發現，正如路人所言，這裡的村舍的確是一排一排、一棟一棟的，看去整齊劃一，全是兩層兩層的樓房。（CCL）
b. 書頁間露出的半截半截的卡片，表明這些書並不是什麼裝飾品。（CCL）

差異五：能否與數量詞 / 數量短語共現。我們發現，表達個體接續意義時，“一量一量（的）名”之前不能出現“很多、許多”這樣的數量詞[10]或“數 - 量”短語（* 微風吹落很多 / 一大堆一片一片樹葉）。相反，表達形態描摹解讀時，“一量一量的名”之前可以出現數量詞或數量短語。以下是我們找到的真實文本語料：

(14) a. 下邊一路壁上，掛了許多一束一束的乾藥草，還有兩個乾葫蘆。（BCC）
b. 他叫我隨他一道，打開大櫃門，拉開一個大抽屜，裡面裝滿了一抽屜一紮一紮的新鈔票。（CCL）
c. 將來要是能有一種像液晶屏一樣的，一張一張的“電子紙”，既能滿足實體感，可擦除可永久鎖定，也可以與電子設備無縫連接，說不定會有市場。（BCC）

---

9 一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疑問：是否所有單音節的數詞都能進入該格式？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完全可以仿照例（13a）造出“三層三層的樓房”“四層四層的樓房”等用法。也就是說，只要“數 - 量”在語義上能夠用於描摹事物存在的某種形態，理論上就能進入該格式。

10 “數量詞”指句法功能相當於“數 - 量”短語的詞，如“很多、若干、大量、所有”等，將這類詞獨立為一個詞類的動因，參郭銳（2018）。

差異六：能否變換為“是……的”結構。個體解讀解讀的“一量一量的名”無法變換為“名是一量一量的”格式，如例（3a）若變換為“（被微風吹落的）樹葉是一片一片的”，則只能強迫得到（並不自然的）形態描摹解讀。只有個體接續解讀的“一量又一量”和“一量量”更適於說明這種變換的不合法性：“* 樹葉是一片又一片的 / 一片片的”。

相反，形態描摹解讀的“一量一量的名”可以變換為“名是一量一量的”，如例（3b）可以變換為“（小張平日裡吃的）魚肉是一片一片的”。

在真實文本語料中，我們也找到了很多形態描摹義“一量一量”位於“是……的”結構中的例子，如：

(15) a. 再比如，有一種葉兒分叉的小草，莖上的草葉是一對一對的，分開叉成剪狀，中間是一個小小的鼓結，這就是“剪子鼓棵”了。（CCL）
b. 再說了，人總有老的時候，萬一咱們老了死了，以後的孩子都是一個一個的，連個親人幫襯都沒有。（CC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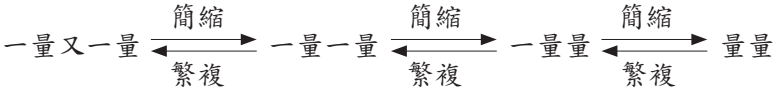
我們認為，以上列舉的差異一至差異四能夠反映“一 - 量”重疊格式有不同的派生來源，而差異五和差異六則表明這兩種來源的“一 - 量”重疊格式在名詞短語結構中實現為兩種不同語義性質的定語。以下兩節分別論述這兩方面的問題。

4. “一 - 量”重疊格式的兩種派生來源

4.1. 我們的工作假設

我們在第 2 節曾介紹，宋玉柱（1981a）在“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一量量”“量量”四種句法格式之間建立起了如下圖所示的派生關係：

圖 1 宋玉柱（1981a）建立的派生關係



宋玉柱先生的觀點有深刻的合理性，也大體為本文所採納。然而，圖 1 所示的派生關係仍有修正的必要和拓展的空間：第一，這一系列派生關係只適用於取個體接續解讀的相關格式，不適用於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第 3 節中展示的語言事實能夠說明這一點；第二，“簡縮”“繁複”的說法略顯籠統，無法明確格式間具體的派

生機制；第三，這些派生關係還缺乏基於一定方法論的具體論證。為避免上述問題，對於句法格式之間派生關係的論證，本文秉持如下工作假設：句法格式甲和乙之間具有派生關係，需滿足條件（A）二者的句法形式可用該語言中已證實存在的句法派生機制進行關聯，（B）二者的基礎意義相同，或意義差異可用派生機制解釋，（C）二者的句法分佈完全相同，或者存在可解釋的微小差異。

4.2. 個體接續義“一 - 量”重疊格式派生來源分析

第 3 節差異一至差異四已經能夠較為清晰地揭示個體接續義的“一量一量 a”和“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之間的派生關係（“一量量”進一步派生出“量量”格式的分析留待第 6 節展開）。在上述工作假設的指導下，我們論證這些句法格式的派生關係如下：

（A）這些句法形式可用該語言中已證實存在的句法派生機制進行關聯。先說“一量又一量”和“一量一量 a”之間的關聯。在漢語中，“A 又 B”作為一種帶標記的並列格式，可在一定韻律條件下（A、B 均為雙音節形式時）刪略並列標記即連接性副詞“又”，得到無標記並列格式“AB”，例如形容詞並列格式“高大又威猛”可以刪略“又”得到“高大威猛”。相應地，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一量 a”可分析為數量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刪略連接性副詞“又”派生而來的。

再說“一量一量 a”和“一量量”之間的關聯。在漢語中，“一 - 量”短語中的數詞“一”可在一定句法環境和韻律條件下刪除，例如，當“一 - 量”位於動詞賓語位置時，數詞“一”可以刪除（我買了斤大米）。根據李豔惠、馮勝利（2015），這裡之所以發生“一”的刪除，是因為當“一 - 量”位於動詞賓語位置且讀音較輕時，序列“V- 一 - 量”在韻律層面會（選擇性地）重組為一個音系成分並被緊縮為一個音步，這一重組和緊縮過程使得數詞“一”受到擠壓而完全丟失。我們認為，從“一量一量 a”到“一量量”，也是兩音步形式的“一量一量 a”在韻律層面（選擇性地）緊縮為一音步而丟失“一”的過程。這樣分析的依據是，以上兩種現象在韻律上存在至少兩項平行表現。一是量詞必須是單音節形式，請比較：

(16) a. 我 [$_{foot}$ 買了斤][$_{foot}$ 大米]；* 我 [$_{foot}$ 買了公斤][$_{foot}$ 大米]；
b. [$_{foot}$ 一斤斤][$_{foot}$（的）大米]；*[$_{foot}$ 一公斤公斤][$_{foot}$（的）大米]。

之所以存在這一限制，是因為韻律緊縮的目的在於將雙音步的“[$_{foot}$V 了][$_{foot}$ 一量]”/“[$_{foot}$ 一量][$_{foot}$ 一量]”緊縮為單音步的“[$_{foot}$V 了量]”/“[$_{foot}$ 一量量]”，如果量詞是雙音節的，那麼緊縮後的形式超越了漢語中一個音步的音節數限制（小於等於三個音節）。

第二項平行表現是，“一 - 量”被緊縮之前，其前一音步或後一音步承載重音。先看“V 了一量”：緊縮或者發生在其後名詞承載對比重音或自然重音之時（李豔惠、馮勝利 2015: 5–9），或者發生在 V 自身承載對比重音之時：[11]

(17) a. 後一音步名詞承載對比重音：我 [$_{foot}$ 借了本][$_{foot}$' 書]，不是畫冊。
b. 後一音步名詞承載自然重音：我 [$_{foot}$ 借了本][$_{foot}$' 書]。
c. 前一音步動詞承載對比重音：書我沒買到，去朋友那兒 [$_{foot}$' 借了本][$_{foot}$ 舊的]。

我們發現，“一量一量 a”緊縮為“一量量”，發生在平行的韻律環境下：或者是被緊縮的“一量”的後一音步承載重音，典型環境是“一量（一）量 a”作定語，其後名詞是對比焦點，見例（18a）；或者“一量（一）量 a”自身成為焦點，此時重音在第一個“一量”之上，即重音位於被緊縮音步的前一音步，典型環境是“一量（一）量 a”作方式狀語，見例（18b）：

(18) a. 後一音步承載重音：生產隊賣出的是 [$_{foot}$ 一斤斤][$_{foot}$' 大米]，不是麵粉。
b. 前一音步“一量”承載重音：你需要 [$_{foot}$' 一條條] 去核對原文。

上述韻律環境共性反映出，這一緊縮現象的觸發因素本質上是信息結構帶來的韻律重組：當“一量”前後的音步因成為焦點而承載重音時，較輕的“一量”可以併入前一音步。[12]

（B）這些句法形式的語法意義相同。“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均表達“一個接著一個”的個體接續意義，這一點不必再多說。這一語法意義實際上來源於連接性副詞“又”。在漢語中，重複副詞“又”連接兩個相同的實詞時，能夠帶來同一類事物的個體接續出現的意義，例如動詞短語“看了又看、嘗了又嘗”表達相同的動作前後接續。

（C）這些句法形式的分佈完全相同，或者存在可解釋的微小差異。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一量 a”“一量又一量”“一量量”有著完全相同的句法分佈，三者均可作主語、作賓語、作謂語、直接作定語、帶“的”作定語、直接作狀語、帶“地”作狀語。舉例如下：

---

11 李豔惠、馮勝利（2015: 5–9）認為“一 - 量”的緊縮僅發生在前一音步輕、後一音步重的“前輕後重”環境，但據我們的語感，例（17c）這種“前重後輕”的環境也能允准“一 - 量”的緊縮。

12 李豔惠、馮勝利（2015）指出，“V-（了 -）一 - 量”緊縮為“V-（了 -）量”只發生在非正式語體中；而“一量一量 a”緊縮為“一量量”，據我們觀察，對語體無特殊選擇性。這一差異如何解釋，留待未來研究。

(19) “一量一量 a”的句法分佈

a. **作主語：**若電、汽車長時間不來，莫在站牌下愣等，來車定如火車，一列一列首尾銜接，你於距站牌左側三十米處靜候，便可輕鬆登車，且往往比頭車快。（CCL）

b. **作賓語：**後來啊，輔導員換了一個一個，我們在他們互相接手工作的空隙中學會了偶爾睡懶覺，偶爾不去上課，偶爾上課玩玩手機……（CCL）

c. **作謂語：**我陪著她慢慢地走。路燈一盞一盞，柔和而明亮。（CCL）

d. **直接作定語：**從此，一批一批大學生接踵而至，她的客廳成了青年之家。（CCL）

e. **帶“的”作定語：**他接到一疊一疊的來信，這些信的內容是可以想像的。（CCL）

f. **直接作狀語：**他慢慢將飛鏢一把一把插回腰帶。（CCL）

g. **帶“地”作狀語：**我和同學們一顆一顆地數，比較著它們的光芒，看哪顆星星最亮。（CCL）

(20) “一量又一量”的句法分佈

a. **作主語：**倫敦舊書商威爾遜的藏書票藏品又多又精，自己還印製好幾款仕女圖藏書票，有一次問他為什麼一款又一款盡是仕女圖？（CCL）

b. **作賓語：**鄭淵潔汗流浹背，連擦把汗的時間都沒有，簽了一本又一本。（CCL）

c. **作謂語：**正是放暑假的時候，逛商場的學生們一撥又一撥，格外引人注目。（CCL）

d. **直接作定語：**為了逃避波泰蒂耶里魔鬼般的訓練，阿加西折斷了一把又一把球拍。（CCL）

e. **帶“的”作定語：**她望著從眼前飄落的櫻瓣，不禁看得癡了。一瓣又一瓣的櫻花從頂上繽紛飄落，好似下著櫻雨般的美麗。（BCC）

f. **直接作狀語：**在小小的售貨店裡，她一頂又一頂試遍了所有的帽子，而他則耐心地在旁邊饒有興味地看她。（CCL）

g. **帶“地”作狀語：**俯身檯燈下，她一本又一本地捧讀所有描寫昆侖山的文學作品。（CCL）

(21) “一量量”的句法分佈

a. **作主語：**近水處，卻是一大片狗尾草，一叢叢都在吐著大蓬的絮子，迎風搖曳，在烈日下，白得發亮。（CCL）

b. **作賓語：**1985 年的春天，張賀林辦學的決心下定後，學校叫個什麼名字，他整整想了一天一夜，抽了 5 包煙，頭髮抓掉了一綹綹，才起了個“阜陽鄉鎮企業學校”的名字。（CCL）

c. **作謂語：**如今梯田一層層，山嶺穿上了綠衣裳。（CCL）
d. **直接作定語：**人類通過對自己文化能力的提高和建設，相繼戰勝了一種種“身外飛來”的疾病。（CCL）
e. **帶“的”作定語：**晚江把一盞盞的酒擺到托盤上，聽外面一個花兒、一個少年正明著吵嘴，暗著調情。（CCL）
f. **直接作狀語：**一天，兩天，直到一個月，眼看著犛牛一頭頭死去，牧民們仍然只相信轉動經筒，圍著寺廟求神免災。（CCL）
g. **帶“地”作狀語：**各種顏色的漂白布和染色布，正一箱箱地裝車發運。（CCL）

綜上，“一量一量 a”和“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之間的派生機制可圖示如下：

圖 2　“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之間的派生機制



4.3. 形態描摹義“一 - 量”重疊格式派生來源分析

第 3 節中列舉的差異四顯示，對於形態描摹義的“一 - 量”重疊即“一量一量 b”來說，其中的數詞不限於“一”，因此嚴格來說該格式應命名為“數 - 量”重疊，“一 - 量”重疊只是它的一種（最常見的）具體形式。也就是說，該格式是以“數 - 量”短語為基式，經歷 ABAB 式重疊得到的，這種重疊本質上是一種構造狀態詞[13]的重疊現象。同樣以本節開頭做出的工作假設為方法論證如下：

（A）兩種句法形式可用該語言中已證實存在的句法派生機制進行關聯。實際上，漢語中雙音節句法形式 AB 經歷 ABAB 式重疊成為狀態詞的現象十分普遍，基式 AB 可能是各種語類，如擬聲詞“轟隆”（聽到轟隆轟隆的聲音）、狀態詞“通紅”（臉蛋凍得通紅通紅的），雙音節形容詞也可以通過不完全 ABAB 式重疊即“A 裡 AB”模式構造狀態詞，如“糊塗”（糊裡糊塗）。平行地，形態描摹義的“數 - 量”重疊本質上就是以“數 - 量”短語為基式構造 ABAB 式狀態詞的句法過程。

---

[13] 也稱“狀態形容詞”，如“乾乾淨淨、黑乎乎、通紅、筆直”等。關於這類詞的語法性質，參朱德熙（1956）和郭銳（2018）。

（B）兩種句法形式的語法意義相同。實際上，當帶“的”作定語時，“數 - 量”短語和其 ABAB 重疊式均可以表示事物的某種屬性，從而帶來對名詞的限定性修飾，如“兩層的樓房”和“兩層兩層的樓房”。關於這一點，第 5 節還將繼續深入論述。

（C）句法分佈方面，ABAB 式“數 - 量”重疊格式與其基式即“數 - 量”短語有較大的分佈模式差異，但與一般的狀態詞分佈幾乎相同，除了上文已頻繁列舉的帶“的”作定語外，[14] 還可以帶“的$_2$”作謂語、帶“的$_2$”作補語、直接作狀語、帶“的$_2$/ 地”作狀語等（參朱德熙 1956），舉例如下：

(22) “一量一量 b”除帶“的”作定語外的句法分佈

a. **帶“的$_2$”作謂語：**由於經過數百年風吹雨打，板縫之間已經形成一個個豁口，留下的城牆一垛一垛的，排列整齊，伸向遠方，殘缺有序，遠遠看去就象一排飽經蒼桑的老人在訴說著遠久的歷史。（CCL）

b. **帶“的$_2$”作補語：**她的眉毛又粗又黑，頭髮燙得一卷一卷的。（CCL）

c. **直接作狀語：**一次上傳多張照片看不清，兩張兩張上傳。（CCL）

d. **帶“的$_2$/ 地”作狀語：**這輪船頗大，是專備湖裡用的，設備很整潔，船面上一列一列的排了許多椅子備旅客坐。（CCL）

綜合例（19）至例（22），“一量一量 a”“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一量一量 b”這四種格式的句法分佈可總結為下表：

表 1 本節所討論的四種格式的句法分佈模式

	一量又一量	一量一量 a	一量量	一量一量 b
作主語	＋	＋	＋	－
作賓語	＋	＋	＋	－
作謂語	＋	＋	＋	＋（的$_2$）
作補語	－	－	－	＋（的$_2$）
直接作定語	＋	＋	＋	－
帶“的”作定語	＋	＋	＋	＋
直接作狀語	＋	＋	＋	＋
帶“地”作狀語	＋	＋	＋	＋

[14] “數 - 量”重疊格式作定語是限制性定語，但一般的狀態詞作定語是描寫性定語，此外，“數 - 量”重疊格式可以分佈於“是……的$_3$”結構，一般的狀態詞不具有這些分佈（朱德熙 1956）。為何“數 - 量”重疊格式具有偏離一般狀態詞的這兩種表現，我們還不能給出解釋，留待未來研究。

上表中的句法分佈模式再次表明，將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分析為具有派生關係的系列格式，與表達形態描摹意義的“一量一量 b”對立起來，能夠得到語言事實的充分支持。

綜合上述分析，“一量一量 b”的派生來源可圖示如下：

圖 3　“一量一量 b”的派生來源



5. “一 - 量”重疊格式的結構歧義反映兩類定語的範疇對立

在第 4 節中，我們利用第 3 節列舉的差異一至差異四，論證了“一 - 量”重疊格式具有如下結構歧義：表達個體接續義的“一量一量 a”派生自“一 - 量”短語的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即此時的“重疊”源於並列性副詞“又”的隱現，是一種偽重疊現象，且雙音步的“一量一量 a”在特定的韻律結構中還可進一步緊縮為單音步的“一量量”；表達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 b”實際上是雙音節的“數 - 量”短語經歷 ABAB 式重疊構造出的狀態詞。

從兩者各自的派生來源可推知，在名詞短語結構中，“一量一量 a”及其派生格式與一般的數量名結構中的“數 - 量”短語位置相同，而“一量一量 b”則與一般的屬性定語位置相同。實際上，第 3 節列舉的差異五和差異六反映的就是這一點。差異五顯示，“一量一量 a”及相關派生格式不能與數量詞或“數 - 量”短語共現，而“一量一量 b”則可以與數量詞或“數 - 量”短語共現，這直接說明了“一量一量 a”本質上就是一種數量定語。差異六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一量一量 a”不能進入“是……的”結構，相反“一量一量 b”可以進入“是……的”結構，而一般的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的也表現出平行的差異（朱德熙 1956）：

(23) a. 數量定語：* 蘋果是三個的 / 許多的 / 大部分的。[15]
　　b. 屬性定語：蘋果是大個的 / 紅色的 / 酸的。

實際上，已有很多研究指出，“數 - 量”短語自身就有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兩種分佈（Jiang 2008；Li 2013；金晶 2016；張福通、李旭平 2019），舉例如下：

[15] 可以說“蘋果是很多的”，但這裡的“的”是表達確認語氣的“的”，不是“的 $_3$”。

(24) a. 數量定語：他一口氣吃了五磅的西瓜。
b. 屬性定語：他每次只挑五磅的西瓜，三磅的不要。

在上述例句中，當“五磅”作數量定語時，指的是西瓜的總重量，而作屬性定語時，指的是單個西瓜的重量。

數量定語之後的“的”不強制出現，並且當“的”出現時，其後中心語名詞不能承前刪略；相反，屬性定語之後的“的”強制出現不能刪除，並且這個“的”可以允准中心語名詞承前刪略（Li 2013；金晶 2016）。[16] 舉例如下：

(25) 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之後“的”的強制性差異
a. 數量定語：他一口氣吃了五磅西瓜。
b. 屬性定語：* 他每次只挑五磅西瓜，三磅的不要。
(26) 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的”後中心語承前省略的差異
a. 數量定語：* 西瓜，他一口氣吃了五磅的。
b. 屬性定語：西瓜，他每次只挑五磅的，三磅的不要。

有趣的是，“一量一量 a”及其派生格式與“一量一量 b”展現出完全平行的對立。首先，“一量一量 a”以及“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之後的“的”字不強制出現，而“一量一量 b”之後的“的”字強制出現，相關論述已見第 3 節差異三；其次，“一量一量 a”以及“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之後出現“的”時，中心語名詞不能承前刪略，而“一量一量 b 的”之後的中心語名詞可以承前刪略。舉例如下：

(27) a. * 蘋果，小張吃完了一袋又一袋的 / 一袋一袋的 / 一袋袋的。
b. 蘋果，小張吃完了一瓣一瓣的，留下了整隻的。

這種平行性進一步說明，“一 - 量”重疊格式與一般的“數 - 量”短語一樣，可以分佈於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兩種句法位置。

---

[16] Li（2013）對上述現象的解釋是：屬性定語之後的“的”是修飾語標記“的$_3$”（朱德熙 1961），而數量定語之後的“的”是一種後句法的音系插入成分，之所以插入“的”，是為了在音系層面表徵“數 - 量”成分的焦點地位，因此只有“數 - 量”成為焦點時才出現；這種後句法操作在發生時機上晚於名詞刪略——如果在句法上已發生名詞的承前刪略，就意味著“數 - 量”成分在音系層面已經具有了獨立的地位，那麼“的”字插入也就失去了促使其發生的音系動因。因此，Li 指出，嚴格來說，並不是“的”字插入不能允准名詞刪略，而是名詞刪略不能允准“的”字插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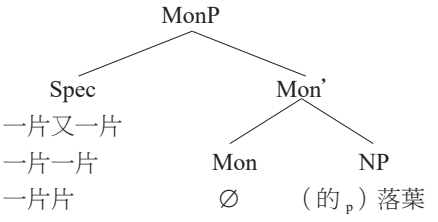
從理論上看，這兩類定語的句法位置和語義解讀均有顯著差異。Schwarzschild（2006）在英語中對這一句法語義差異的本質做出了深刻的揭示。英語中“數詞 - 單位詞”短語如“four feet”（四呎）在名詞結構中也有兩種分佈：一是與名詞形成偽部分結構（pseudo-partitive），如“four feet of string”（四呎繩子），二是與名詞形成屬性修飾結構，如“four-foot string”（四呎的繩子）。在這兩種結構中，“數詞 - 單位詞”短語測定的物理量有顯著的本體性質差別：在偽部分結構中，“four feet”指的是事物的總長度，在屬性修飾結構中，“four-foot”指的是事物個體的長度。Schwarzschild 用單調性（monotonicity）概括這兩種測量維度的區別：總長度的量隨著事物自身數量的增加而單調遞增，如“four feet of string”加“four feet of string”是“eight feet of string”；而個體的長度卻不隨事物數量的增加發生改變，如“four-foot string”加“four-foot string”不是“eight-foot string”，而只是“(two) four-foot strings”。

Schwarzschild 進一步指出：句法方面，表個體長度的“four-foot”是名詞的屬性修飾語，即名詞的附接語，證據是其中的單位詞“foot”沒有數的形態變化，這是附接語環境的典型特點（對比“three-year old children”）；而表總長度的“four feet”是名詞的某種內論元，其語義角色可以刻畫為“測量者”，由功能中心語 of 引入，其語類標籤 Schwarzschild 記為 Mon，即單調性的前三個字母，以表徵其語義屬性，four feet 位於 Spec MonP 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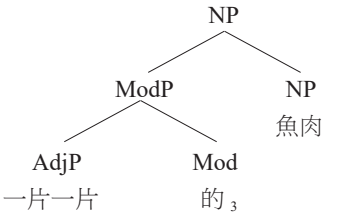
本文揭示的“一 - 量”重疊格式的異構現象，在語義上完全平行於英語“數詞 - 單位詞”短語的兩種解讀，即事物總量和事物個體屬性；二者在句法表現上也表現出顯著對立，如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 b”強制要求修飾語標記“的$_3$”出現，說明這一句法 - 語義鏈結具有跨語言的平行表現。平行地，“一量一量 a”“一量一量 b”這兩種同形異構格式的句法分佈可依照 Schwarzschild 的方案表徵如下：

(28) “一 - 量”重疊格式的兩種句法分佈

a. 一片（又）（一）片（的$_p$）落葉



b. 一片一片的$_3$魚肉



6. 拓展：量詞重疊的同形異構現象

量詞重疊（個個都好 | 朵朵葵花向太陽）是如何派生出來的？對於這一問題，第 2 節介紹的宋玉柱（1981a）給出了一項十分有代表性的分析。該研究認為，“量量”同

樣派生自“一量”短語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即“量量”位於系列簡縮操作“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一量量→量量”的末端，這四個格式表義的平行性，參第 2 節例（4）。

然而，從第 4 節提出的工作假設出發，我們發現，“量量”的派生來源並沒有這麼單純。從句法分佈的角度看，“量量”的分佈模式雖然基本平行於“一量（又）（一）量”，但也有重要差異。“量量”格式具有以下句法分佈：作主語、作謂語、直接作定語、帶“的”作定語、直接作狀語、帶“地”作狀語。舉例如下：

(29) “量量”的句法分佈

a. **作主語：**工人們說：“過去一人一把尺，把把不準確；現在是一人一把尺，把把都一致。”（BCC）

b. **作謂語：**這時正值天色傍晚，四顧茫茫，足下山路崎嶇、頭上霞雲朵朵，遠望煙霧繚繞之中，果有兩松挺立青翠魁偉。（CCL）

c. **直接作定語：**杯杯清涼可口的泉水，更增添了工人們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幹功。（CCL）

d. **帶“的”作定語：**院圍豔麗的玫瑰，叢叢的花木都經過湯姆精心栽種和修剪。（CCL）

e. **直接作狀語：**“波地”的一聲，宙斯將全身勁力爆出，把小蛇震得截截斷碎。（CCL）

f. **帶“地”作狀語：**在劇情發展中，終於層層地剝去了“阻力”的外殼，而顯露出支助的實際力量，成全了愛的願望。（CCL）

刪去不相干的形態描摹義“一量一量 b”，將“量量”的句法分佈情況補入第 4 節的表 1，得到：

表 2 “量量”與“一量（又）（一）量”句法分佈比較

	一量又一量	一量一量 a	一量量	量量
作主語	＋	＋	＋	＋（多）
作賓語	＋	＋	＋	－
作謂語	＋	＋	＋	＋（四字格）
作補語	－	－	－	－
直接作定語	＋	＋	＋	＋（四字格為主）
帶“的”作定語	＋	＋	＋	＋（少）
直接作狀語	＋	＋	＋	＋（四字格為主）
帶“地”作狀語	＋	＋	＋	＋（少）

從上表展示的對應情況可知，“量量”與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又）（一）量”表現出兩點差異：

（一）“量量”作謂語限於四字格形式（霞雲朵朵 | 鼓樂陣陣 | 鮮花束束），且這種四字格都有較強的書面語色彩。在定語和狀語位置上，“量量”與其後的中心語絕大多數情況下也形成四字格（種種現象 | 節節敗退）。馮勝利（2010）、劉麗媛（2024）指出，漢語正式語體的基本韻律構造是“[$_{\text{foot}}$σσ] [$_{\text{foot}}$σσ]”這種左右平衡（均為雙音節）的複合音步，典型例子如“消極怠工、進行改寫、準確把握、務實之舉”等。因此，“量量”在除主語外的句法位置的四字格要求，反映出從“一量量”到“量量”的緊縮，本質上是語體驅動的複合音步構造過程。[17]

（二）“量量”表現出十分明顯的主賓語不對稱現象——“量量”獨立作主語的例子在語料庫中十分普遍，出現頻率遠遠高於“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獨立作主語的情況，同時“量量”絕不充當賓語，這也與“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不同。我們認為，這一主賓語不對稱的現象反映出“量量”還有另外一種派生來源，即獨立作主語的“量量”並非來自於“一量量”的緊縮。

當“量量”格式獨立出現在主語位置，其功能一般是回指前文中的名詞成分，或者作為小主語複指同一小句中的大主語，舉例如下：

(30) “量量”作主語起回指功能舉例
　a. 她使用半自動步槍 60 秒打 40 發子彈，發發 10 環。（CCL）
　b. 他寫了一封又一封信，封封遭到拒絕。（CCL）
(31) “量量”作主語起複指功能舉例
　a. 應試教育下的家長個個心急如火，孩子學習成績成為家庭的頭等大事，而且，也要列入家庭的重要經濟支出計劃。（CCL）
　b. 肉好功夫高的，成品片片完整，乾香鮮辣，蒜香撲鼻。（CCL）

以上各例中，“量量”作為主語表達分配性的全稱量化意義——先行詞的每個個體都具有謂語所表達的屬性。

第 2 節中提到，“一量一量 a”及其派生格式在主語位置也能取得“每一”的解讀，這種解讀實際上是個體接續意義和主語位置互動產生的綜合義。那麼，相同的邏輯是

17　感謝匿名審稿人提供相關分析思路和前人文獻。實際上，除作主語這一分佈外（這一分佈另有派生來源，見下文），“量量”在其他句法位置上也有正式體的要求，這進一步說明“一量量”到“量量”的韻律過程是語體驅動的。

否能平行地用於分析例（30）（31）中的現象呢？我們認為不能。首先，這種平行性在賓語位置無法建立起來，“一量（又）（一）量”也能在賓語位置表達回指/複指（當然在賓語位置無周延解讀），但“量量”絕不出現在賓語位置。其次，這種平行性得不到使用頻率的支援：“量量”在主語位置作回指詞/複指詞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是“量量”最為典型的用法，但“一量（又）（一）量”獨立作論元表達回指/複指的用例在語料庫中較為稀少，如果認為二者獨立作論元是平行的現象，很難解釋為何存在如此大的使用頻率差異。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這種平行性也得不到意義表達的支持，隋娜、胡建華（2017: 30）指出，在以下兩種用法中，“量量”格式所表達的數目存在差異：[18]

(32) a. 河裡生長著朵朵蓮花。
b. 那河中的蓮花，朵朵停靠著一隻蜻蜓。

例（32a）中“朵朵”表達的實際上就是本文所說的個體接續意義，這一意義一定附帶著數目“多”的伴隨義（回看第 2 節），即場景中的蓮花一定是很多朵；但是在例（32b）所描述的場景中，蓮花的數目可以是兩三朵這種小數目。

我們贊同隋、胡文的語感判斷。語料庫中的真實語料也能支持這一判斷：

(33) a. 來，咱們再痛飲三杯，杯杯見底兒，底兒不乾的受罰！（CCL）
b. 愛人嫌煙霧太大，問：“你點了兩盤還不夠，怎麼盤盤兒都是兩頭點，兩頭冒煙？”（CCL）

上述現象反映出，當“量量”格式獨立作主語時，其分配性全稱量化意義是該格式自身的語法意義，並不是個體接續意義與主語位置互動產生的綜合義。因此，“量量”格式實際上也是一種同形異構格式，表達個體接續義的“量量 a”派生自“一量又一量”的一系列緊縮，而全稱量化意義的“量量 b”另有其派生來源。

實際上，在漢語中，單音節名詞的重疊也能表達分配性的全稱量化意義，舉例如下：

---

[18] 例（32b）中的句子，隋、胡文中的原句是“朵朵蓮花上都有一隻綠色的蜻蜓”，在我們的語感裡，這句話依然有“多量”意義。我們認為，只有在回指/複指用法裡，“量量”表達的才是真正的分配量化意義。

(34) a. 記者在採訪時所看到的春節後開往廣東的包車幾乎車車超載。（CCL）
b. 洋山大隊改進評工記分辦法，並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之後，進一步推動了生產，出現了隊隊爭上游，人人爭出勤的新氣象。（BCC）
c. 更直接地說，就是：罵聲、怨聲、讚聲，聲聲都聽；好事、難事、窩囊事，事事都幹。（CCL）
d. 對此，馬鴻鳴把這形象地比喻為“千手佛”，即長起千隻手，手手都稱雄。（CCL）

例（34）列出的名詞重疊現象和全稱義的量詞重疊現象之間存在一系列平行性：（一）表義方面，二者都表達分配到個體的全稱量化意義；（二）韻律方面，二者的基式都必須是單音節形式；（三）分佈方面，二者都只能用於主語位置；（四）用法方面，二者都用為回指詞或複指詞。[19] 此外，這兩種重疊格式在語篇中常常形成對舉關係：

(35) a. 於是乎桌桌開懷暢飲、人人放聲高歌，彼此都一掃往日的矜持和端莊，熱鬧呀。（BCC）
b. 5 年來，小到像霍憲庭這樣一家一戶的事，大到涉及百萬市民利益的事，市政府都通過市長公開電話這條熱線，基本做到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音。（CCL）

上列對舉現象的存在，能夠佐證這兩種重疊現象派生自同一種句法機制。

名詞和量詞的共性是什麼？ Chierchia（1998）基於漢語中普遍的光桿名詞論元現象，指出漢語的名詞應分析為實體詞；而另一方面，量詞也有實體詞的用法，例如：

(36) a. 蘋果論個賣還是論斤賣？
b. 小攤上有成堆的花生。

上例中，量詞作動詞“論、成”的賓語，指涉作為一類抽象實體的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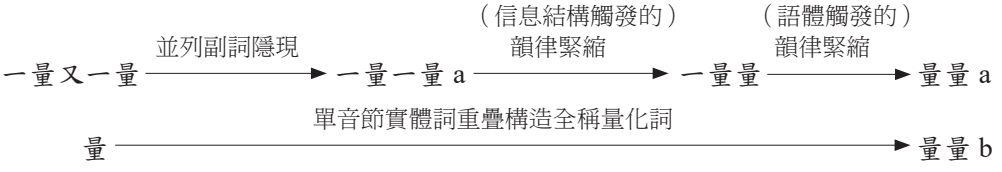
---

[19] 一位匿名審稿人提出，在他的語感裡，名詞重疊並不強制用作回指詞或複指詞，但就我們搜集的真實語料來看，名詞重疊幾乎總是回指或複指用法（參考例（34）（35）中的句子），唯一的例外可能是“人人”（如：保護環境，人人有責），這很可能是“人人”這一格式獨有的特點。

因此，以上例舉的名詞重疊和量詞重疊，本質上都是單音節實體詞重疊，這種重疊得到帶有複指 / 回指功能的全稱量化詞。

綜合上述分析，量詞重疊格式的同形異構可以圖示如下：

圖 4 量詞重疊的同形異構



7.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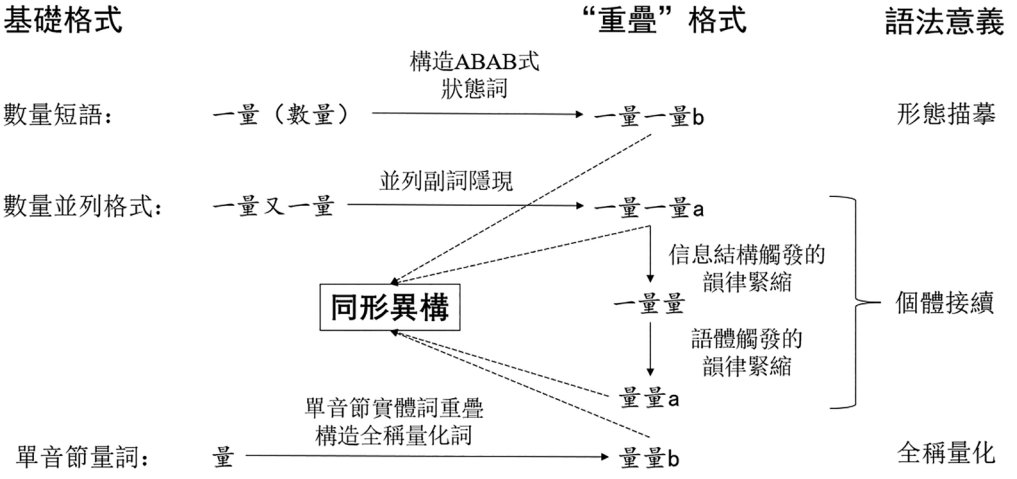
本文的主要觀點可以總結如下：

（一）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 - 量”重疊格式（一片一片的樹葉）派生自數量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的名）”（一片又一片的樹葉），因此是一種偽重疊現象；該格式在特定信息結構或語體環境下可進一步緊縮派生出“一量量（的名）”（一片片的樹葉）和“量量（的名）”（樹葉片片墜落），後者即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量詞重疊格式，本質上也是偽重疊。（宋玉柱 1981a）這一系列格式在漢語名詞短語中充當數量定語，表達中心語名詞的單調維度性質（總體性質），句法上是名詞的測量義內論元。

（二）表達形態描摹意義的“一 - 量”重疊格式（一片一片的魚肉）和表達全稱量化意義的量詞重疊格式（魚肉片片完整）是真正的重疊現象：前者由基式“一 - 量”經歷 ABAB 式重疊派生而來，其中的數詞不限於“一”（兩層兩層的樓房 | 半截半截的卡片），這一派生過程反映的是重疊雙音節詞彙或短語構造狀態詞的句法機制，漢語中平行的現象如重疊雙音節擬聲詞構造狀態詞（轟隆→轟隆轟隆），該重疊形式在漢語名詞短語中充當附接語，表達中心語名詞的非單調維度性質（個體性質）；後者由基式“量”經歷 AA 式重疊派生而來，反映的是重疊單音節實體詞構造全稱量化詞的句法機制，漢語中平行的現象如重疊單音節名詞表達全稱量化意義（人人有責 | 事事關心），這種全稱量化詞只能獨立作主語論元，起到複指或回指功能。

綜合全文的分析，我們在與量詞相關的重疊（與偽重疊）現象中，發現了兩組同形異構格式。全文的觀點可總起圖示如下：

圖 5 各類包含量詞的“重疊”格式之間的派生關係



鳴謝

本文蒙郭銳先生、李大勤先生指導，兩位匿名審稿專家和任荷、陳海妮、楊井璨等學友給與重要修改意見，謹致謝忱。文責自負。

參考文獻

車飛、宗守雲。2026。主觀性敏感標記“的”：以“數量 + （的）+ 名”為例。世界漢語教學 3。352–366。Fei Che & Shouyun Zong. 2026. Zhuguanxing mingan biaoji “de”: Yi “shuliang + (de) + ming” wei li. *Shijie Hanyu Jiaoxue* 3. 352–366.

馮勝利。2010。論韻律文體學的基本原理。當代修辭學 1。25–36。Shengli Feng. 2010. Lun yunlüwentixue de jiben yuanli. *Dangdai Xiucixue* 1. 25–36.

郭繼懋。1999。再談量詞重疊形式的語法意義。漢語學習 4。6–9。Jimao Guo. 1999. Zaitan liangci chongdie xingshi de yufa yiyi. *Hanyu Xuexi* 4. 6–9.

郭銳。2018。現代漢語詞類研究（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Rui Guo. 2018. *Xiandai Hanyu Cilei Yanjiu*, xiuding be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郭銳。2022。虛詞義項劃分的原則。世界漢語教學 4。435–450。Rui Guo. 2022. Xuci yixiang huafen de yuanze. *Shijie Hanyu Jiaoxue* 4. 435–450.

金晶。2016。漢語“度量短語 + ‘的’ + 名詞”的再分類。當代語言學 2。216–232。Jing Jin. 2016. Hanyu “duliang duanyu + ‘de’ +mingci” de zaifenlei. *Dangdai Yuyanxue* 2. 216–232.

李豔惠、馮勝利。2015。“一”字省略的韻律條件。語言科學 1。1–12。Yanhui Li & Shengli Feng. 2015. “Yi” zi shenglüe de yunlü tiaojian. *Yuyan Kexue* 1. 1–12.

劉麗媛。2024。漢語正式體的基本韻律構造：平衡律與複合音步。語言教學與研究 2。61–74。Liyuan Liu. 2024. Hanyu Zhengshiti de jiben yunlü gouzao: Pinghenglü yu fuhe yinbu.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2. 61–74.

宋玉柱。1981a。關於數詞“一”和量詞相結合的重迭問題。見現代漢語語法論集，1–19。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Yuzhu Song. 1981a. Guanyu shuci “yi” he liangci xiang jiehe de chongdie wenti. In *Xiandai Hanyu Yufa Lunji*, 1–19.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宋玉柱。1981b。關於量詞重迭的語法意義。見現代漢語語法論集，126–132。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Yuzhu Song. 1981b. Guanyu liangci chongdie de yufa yiyi. In *Xiandai Hanyu Yufa Lunji*, 126–132.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隋娜、胡建華。2017。量詞重疊的句法。中國語文 1。22–41, 126–127。Na Sui & Jianhua Hu. 2017. Liangci chongdie de jufa. *Zhongguo Yuwen* 1. 22–41, 126–127.

吳芸莉。2018。現代漢語情態語義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Yunli Wu. 2018. *Xiandai Hanyu qingtai yuyi fenxi*. Beijing: Beijing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張福通、李旭平。2019。“數 + 量 + 之 / 的 + 名”的歷時語義演變。語言暨語言學 3。470–493。Futong Zhang & Xuping Li. 2019. “Shu + liang + zhi/de + ming” de lishi yuyi yanbian. *Yuyan ji Yuyanxue* 3. 470–493.

朱德熙。1956。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語言研究 1。83–111。Dexi Zhu. 1956. Xiandai Hanyu xingrongci yanjiu. *Yuyan Yanjiu* 1. 83–111.

朱德熙。1961。說“的”。中國語文 12。1–16。Dexi Zhu. 1961. Shuo “de”. *Zhongguo Yuwen* 12. 1–16.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4). 339–405.

Jiang, Li. 2008. Monotonicity and measure phrases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sCLL-11),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23–25 May.

Li, Yen-Hui Audrey. 2013. P-insertion and ellipsis.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4(2). 99–128.

Schwarzschild, Roger. 2006. The role of dimensions in the syntax of noun phrases. *Syntax* 9(1). 67–110.

Zhang, Niina Ning. 2013.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Berlin &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The Categorical Contrast between Two Types of Modifiers in Chinese Noun Phrases: A Study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Homonymy in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Qi Hao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structural homonymy in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analyzing two types of modifiers within Chinese noun phrases – quantificational and attributive – with respect to their distinct syntactic behaviours and semantic properties. The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is an ambiguous construction that encodes either the meaning of "sequential individuation" (e.g., *Weifeng chuiluo yi-pian-yi-pian de shuye* 'The breeze blew down the leaves one by one') or the meaning of "appearance depiction" (e.g., *Xiao Zhang zhi chi yi-pian-yi-pian de yurou* 'Xiao Zhang only eats fish in thin slices'). These two interpretations exhibit systematic syntactic differences. Building on these syntactic contrasts, we argue that the "*yi*-Cl-*yi*-Cl a" with sequential-individuation reading derives from a reduced form of the coordinative quantificational structure "*yi*-Cl *you yi*-Cl", which can further condense into "*yi*-Cl-Cl" and "Cl-Cl". In contrast, the "*yi*-Cl-*yi*-Cl b" with appearance-depiction reading is a state adjective derived via ABAB-style reduplication of the Num-Cl phrase "*yi*-Cl". This structural homonymy reflects a fundamental categorial opposition between quantificational and attributive modifiers in noun phrase structure: "*yi*-Cl-*yi*-Cl a" (as a quantificational modifier) expresses collective properties of entities, occupying the syntactic postion of the internal argument of NP, whereas "*yi*-Cl-*yi*-Cl b" (as an attributive modifier) encodes individual properties, occupying an adjunct postion of NP. Our analysis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derivational origins of bare 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Cl-Cl).

Keywords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bare 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structural homonymy, quantificational modifier, attributive modifier

通訊地址：北京 海淀區 首都師範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6834@cnu.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1月1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7月21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7月30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9月1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